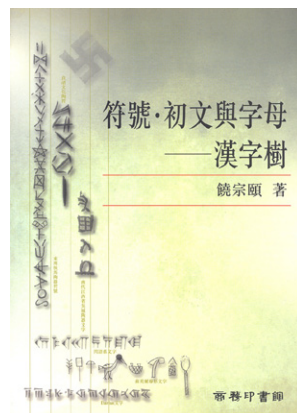




饒宗頤教授〈關於漢字起源的新問題〉講座

饒宗頤教授主講、黃杰華錄音及整理

饒宗頤教授的《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於1998年出版。1997年11月29日，他應邀出席由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舉辦，於灣仔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2樓的文字學講座，主講「關於漢字起源的新問題」，分四個重點探討：（一）漢字一元、二元及多元的問題；（二）漢字一筆多筆的問題；（三）關於陶繪的文字化一直到符號之間的問題；（四）中國文字何以能夠長久維持而不改動？當日筆者親聆恭聽，並作錄音。今將錄音文稿重新整理，因篇幅所限，只擇其要言，完整內容另待因緣刊出，整理者謹識。



《漢字樹》初版



本文作者與饒宗頤教授合攝。



1997年6月，本文作者（左）於香港大會堂向饒宗頤教授（中）請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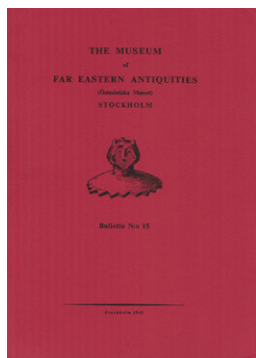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因為大家知道我有一本書，商務印書館替我出版的《漢字樹》，初步已校對好，現正排印中。書內的怪字及圖片太多，校對需時，所以跟大家見面還需一段時間，故我就把書略說一下。我的書名叫《漢字樹》，漢字，像棵樹。大家都知道Professor Gelb寫過一本關於人類文字的書，將文字表達成一棵樹。他把中國的漢字擺在印度河谷上，那就是說，中國文字是從他們那邊衍生出來的。我認為要對這棵樹重新安排，稍作改正。多年來，我從世界的立場來看漢字問題，何時開始研究呢？這裏想跟大家說一個小故事。



我動手寫書內某一章，大約在1968、69年離開港大去新加坡大學之時。當地有一份《南洋商報》，每到農曆新年都出版一本學術論文集，主編連士升是我的老朋友，故我就寫了一篇談古史的文章。我喜歡研究古代史，文中談及那時剛出版的一本書《半坡》，新加坡大學買到那本書，所以我就引用了半坡的材料。那時李孝定剛到南洋大學教書，通過我的關係找到該書，更寫了不少有關漢字起源的論文。我書的源起就是這樣，然而我始終未寫過關於半坡的文章，因為我有保留。今天，大家會在我書裏接觸到半坡的材料。你看，從1968年到今天才下筆，可見我是很會忍耐的。我做學問有一個詞想跟大家講的，就是要忍。佛教六個波羅蜜多，其中一個就是忍，安忍（kṣānti）。做學問也要忍，我能忍。

一 漢字一元、二元及多元的問題

第一點講一元、二元及多元的問題。關於漢字起源，古人說是來自半坡，來自大汶口，大家都曉得這個意見，這個材料我就不必寫了，也不用印。那些文章，好像說半坡的東西全是符號，可惜到現在我們還是弄不懂它的意思，無人能夠解決，只能猜想。然而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大汶口的是圖畫，半坡的是符號。圖畫和符號好像是一東一西。東面大汶口是圖畫，西面是符號。大家都知道，北大那位編輯《古陶文彙》的人，寫過很多文章，但他還是有一個意見：半坡系統不是中國，不是漢族的文字，而是某某寫的一些類似記號的符號，一些別人不懂的，幾乎是隨便的，任意的符號。任意一詞我就覺得很有問題。他提出象形在東面，指示在西面。我的朋友楊建華，很早就提出這個問題。我覺得，只需買一本書，就可以「破」這個講法，該書為大家所知的，即安特生（J. C. Andersson）那本講彩陶的書《中國史前史》（*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1943*）。安特生的書，是關於甘肅考古的最早紀錄，它是一部非常通用的書，可惜到今天為止，還未有人正式利用，好奇怪。書中材料非常多，歸納起來就是圖。我的書內有一章專門討論這個問題，著我學生把安特生考古紀錄內的材料都給弄出來，將該書加以利用。當然，安特生的材料比半坡要晚得多，晚是晚，還是要利用。由此可見，論者不能說東面是畫圖的，西面是符號，那裏沒有甚麼規律。王國維說東面的是古文，西面的是籀文，或者是因為他遺下了「東西說」之後，大家要把它們排對得很整齊。現在呢？世界上沒有那麼整齊的事兒，那是人看出來的。東面也有圖形的符號，西面也有圖，不是全部的，沒有甚麼規律的。所以，二元說不能成立。



安特生《中國史前史》
（本文作者藏）

那麼，一元說也有很多人拿來作試探性的說明。我舉一個例子，就是：造漢字的人是否只得一個？大家都知道那是倉頡。實際上在古代，與倉頡並列的還有



沮誦，所以《世本》這個材料絕對可靠。《廣韻·九魚》引《世本》，就有一條說明作書黃帝之史：倉頡和沮誦，還有一個沮誦。關於沮誦，還沒有人把他徹底研究。有一年我在北大在清華，就專講沮誦，個多鐘頭就是說沮誦，談到很多材料。當時由李學勤主持，聽者三百人，我就覺得非常奇怪。我的題目是沮誦，竟有三百人來聽！因為他們就是覺得很新鮮，意識到沮誦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我聯想到：甚麼是沮誦？他是誰？沮誦這個人，為何沒有人提及呢？因為人們都把這個造字的人和知識產權歸在倉頡一人裏。其實倉頡應該與沮誦共享成果。沮誦是沒辦法知道的，可能以後大家都知道了，我們給他版權。

那麼沮誦的重要性何在呢？大家請看我的圖，裏頭有一批關於宜昌楊家灣的材料。沮誦這個人，漢代石刻寫作祝誦，祝融的祝，祝誦。因此這個誦字，與「融」同音，我就不必多說了。誦融二字，為同音假借。宋代的羅泌，是研究古代史的，其《路史》就把祝融及沮誦視為同一人，這個說法是對的。唐蘭在《中國文字學》也曾提及。

假如沮誦就是祝融呢？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合理的看法。關於楊家灣的一批東西，前年我有機會到過三峽。從重慶到三峽，再由三峽到宜昌。我在宜昌博物館就看到那批材料，它是用很多小陶片刻劃而成的，原件全都看了。宜昌的楊家灣，就是今天有六七千年歷史的大溪文化。那時該地已有符號，也有圖形，應該是古代文字的前身。楊家灣這個地區，正是三峽的出口，距離秭歸很近，應該屬於楚國的地方。七千年前就有這些符號，很多都看不懂，有些還可認。它說明了楚國人有他們的文字來源，故後來也就有了祝融等於沮誦的傳說。這個傳說並非胡亂杜撰，必有它的背景。今天應該怎樣去說明它、理解它，正是我們的責任。古人為甚麼要胡說呢？這個地區（大溪）屬於楚國範圍，有很古老的文字基礎。

一元說猶如一個理論，這個講法，我只能提及一位和尚。唐蘭的《中國文字學》引用《法苑珠林》說造字有三個人：一個是梵，文字是右行；一個佉驢，文字是左行，向左；一個倉頡，是下行。一個向右，一個向左，一個向下。他把倉頡作為向下，由上到下，一個是右行，一個是左行。其中，兩個是印度的。這部《法苑珠林》的作者是唐代人。他從哪裏來呢？應該從那些材料繼續往上追，追上去應該追到僧祐，他是《文心雕龍》作者劉勰的老師。僧祐在《出三藏記》裏有一篇講印度文字的，後來《法苑珠林》的作者抄襲他。是故應該追到僧祐。然而，僧祐又從哪裏來呢？我到今天為止也找不到他的生年，只知道他的想法是從佛經的 *Lalitavistara* 《普曜經》這部書來的，然而《普曜經》就沒有說得那麼清楚。



圖一：漢字起源之樹狀圖
1. 倉頡 2. 沮誦 3. 祝融 4. 祝誦 5. 祝融 6. 祝誦 7. 祝融 8. 祝誦 9. 祝融 10. 祝誦 11. 祝融 12. 祝誦 13. 祝融 14. 祝誦 15. 祝融 16. 祝誦 17. 祝融 18. 祝誦 19. 祝融 20. 祝誦 21. 祝融 22. 祝誦 23. 祝融 24. 祝誦 25. 祝融 26. 祝誦 27. 祝融 28. 祝誦 29. 祝融 30. 祝誦 31. 祝融 32. 祝誦 33. 祝融 34. 祝誦 35. 祝融 36. 祝誦 37. 祝融 38. 祝誦 39. 祝融 40. 祝誦 41. 祝融 42. 祝誦 43. 祝融 44. 祝誦 45. 祝融 46. 祝誦 47. 祝融 48. 祝誦 49. 祝融 50. 祝誦 51. 祝融 52. 祝誦 53. 祝融 54. 祝誦 55. 祝融 56. 祝誦 57. 祝融 58. 祝誦 59. 祝融 60. 祝誦 61. 祝融 62. 祝誦 63. 祝融 64. 祝誦 65. 祝融 66. 祝誦 67. 祝融 68. 祝誦 69. 祝融 70. 祝誦 71. 祝融 72. 祝誦 73. 祝融 74. 祝誦 75. 祝融 76. 祝誦 77. 祝融 78. 祝誦 79. 祝融 80. 祝誦 81. 祝融 82. 祝誦 83. 祝融 84. 祝誦 85. 祝融 86. 祝誦 87. 祝融 88. 祝誦 89. 祝融 90. 祝誦 91. 祝融 92. 祝誦 93. 祝融 94. 祝誦 95. 祝融 96. 祝誦 97. 祝融 98. 祝誦 99. 祝融 100. 祝誦

饒宗頤教授於講座派發的筆記，頂圖後來載錄於《漢字樹》一書。



向右行的梵，指的是婆羅謎文（Brahmī），就是所謂的Kharosthi驢唇書，這是古代印度的一種語言。中國西北出土了很多漢代的東西，包括Brahmī，Kharosthi的文獻。因此，他們把三種寫法連起來，把印度的和中國的連在一起。這還算可以將一元論說得過去，將印度的來源跟中國的來源合在一起，造成一元論。然而我覺得文字是多元的，講得通的，這是第一點。

二 漢字一筆多筆的問題

第二點講一筆多筆的問題。關於一筆書的，請大家看我的一張圖片，這是山東丁公村的東西。丁公村這個遺址，最近才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結論就是這批東西是真的，要不然非常糟糕。大家記得上一次開會提到丁公村這批材料時，說材料是假的，假得不成話，相信大家記憶猶新。還有很多人說，一位名叫曹定雲的人寫了篇文章，說這批東西不可靠。現在呢？絕對是真的，一個東西真不真的問題，有時候需要經過幾年時間，你不忍耐是不行的，幾年後才肯定它是真的。我個人認為這是古人的一種一筆書。一筆書這個名字很晚才出現，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提到六朝人有一筆畫。丁公村的是甚麼字，這個慢慢再研究。我個人比較喜歡寫一筆書，因為有親切感。



饒宗頤教授於講座派發的另一頁筆記。

三 關於陶繪的文字化一直到符號之間的問題

第三點關於陶繪的文字化一直到符號之間的問題。今天我帶來幾張湖南高廟的圖片，今年在長江中下游的史前遺址有些新發現，湖南沅水中游的高廟，有所謂高廟文化，出土的白陶上面有這個花紋，複雜極了，上面的神，非常精緻。這一張露有獠牙。這廟好像是一個樓格，一個神壇，大概有六千五百年歷史。這個陶罐上有個太陽，兩隻有翅膀的鳥，它跟河姆渡很相似。從高廟的圖畫來看，我們理解到他們把神話作為圖繪的基礎。這些神話可以從普通的《楚辭》得到一點初步的理解，還有人利用《楚辭》來解釋。今天這個材料還未正式公佈，是某君講古代神龜的論文裏引用到的。

我覺得最值得重視的，是我們念的《楚辭》都有很多關於「鳳」的記載，像這個瑤台、樓格，當時就有用竹子搭成的。《楚辭》說瑤臺：「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講鳳凰：「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楚辭》內的鳳凰，從前我們以為是戰國時才出現的，今天通過這幅六千年前高廟的圖畫，可以知道鳳凰的來源原來很早，這種神話源遠流長，幾千年前楚國人已有這樣的一種感應，後來戰國人寫成的〈離騷〉，〈九歌〉及〈九章〉，才有《楚辭》這



一路的文學，其思想來源，種根已經很早。高廟的這些資料，可以想像中國的神話幾千年前就已經很發達。由此再看陶繪就很不簡單，從前看這些文字畫，以為畫縛個甚麼的東西，都不像話。那個東西，那種美，那種精細，那種精求的程度呀，我們就想像不到，所以說中國的文化可以提早很多。

四 中國文字何以能夠長久維持而不改動？

第四個問題是說：何以中國的文字能夠維持那麼久而不改動？時至今日，我們仍很難弄清蘇美爾文字（Sumerian）的來歷，蘇美爾文要變為阿卡德文（Akkadian）時，其中最大的演化為他們要把文字和語言連繫起來，象形文字剩下來的是幾個主要的指示詞（determinative），譬如說一個神就畫一個星號，恰巧那個星是新的。那個字在阿卡德文稱為ilu，等於法文的dieu，是一個神，上面有ilu這一字的就是神，大家在上方記下一個指示詞的符號。木頭、日月及一些簡單類別，剩下這個類別的就貼一個字作歸類，表示屬於某某的，最顯著的就變為阿卡德文，後來它跟語言接合了。寫了一大堆象形的東西，實際上只有一個人名，後來為了適應這種語言，要把語言表達出來。一個字，看上去是字形，最後只剩下音的功能，於是字形只代表某一個音，看上去是一個形，實際意義只是一個音，而且同音的有好幾個，一個ka字，如吃東西叫作ka，後來ka字有三十多個，你要選擇哪個來寫呢？最後他們歸納起來，剩下幾個基本音再書寫。在此情況下，它不能不走向字母。後來的瓦爾卡（Warka）就發明了字母。寫一個字有一大堆符號，負擔很大，結果不能被淘汰。對他們來說，文字要配合語言，適應語言，文字要語言化。後來字母出現，主要是音而非形，干脆把形丟掉，不理形符，因此文字基本沒有造好即被丟掉。

中國人不會丟掉字形，為甚麼中國人不丟掉呢？古代中國人已跟外國人接觸，從今天在新疆發現的高加索乾屍可以證明。五胡亂華時，山西的胡亂得不得了，幾十萬匈奴不是匈奴，但是都跟中國人接觸，他們是用字母的，中國人照樣可以用字母，然而最終沒有使用，道理何在呢？很多人曾認為殷墟大量出土，接近十萬片的甲骨文，雖然並非大部份都可釋讀，然而我們可以看出殷代文字已經成熟得不得了。成熟的原因，是中國人抓到一個重點，抓到一個規範的原則，就是仍保留一邊形一邊聲。《說文》有九千多個漢字，多數是形聲字，一邊形一邊聲。形符跟聲符同時發展，因為漢字的一邊形就等於蘇美爾文的指示詞，不必另造一字掛在上面，在一個字的半邊就可以說明。神，就是一個示字旁，一看即知跟神祇相關。一個木字旁，就是木字；水字旁，都跟水相關。我敢說，古代中國人的成就是，不讓文字語言化，不像別的國家盡量把文字語言化，把文字和語言



合起來。我們的書同文只管形的部份，並非語言的。我們是以文字來統治，只得用文字，非用語言，否則整個國家無法控制。文字要記姓名，你這個某某人是甚麼名字，甚麼東西，甚麼官就夠了，很簡單。

中國人故意將文字和語言游離，這樣就不必用字母，用字母幹甚麼呢？你看今天的歐洲，拉丁文已無法維持下去，慢慢要消滅了。因為每個國家有他自己的文字，互不相干，各有各造字，文字盡量配合語言，遷就語言。你看今天我們用的中文字並不太多，在座各位能夠馬上舉出五千個字嗎？相信都不能夠。常用漢字不外是三千左右，已經足夠了。我們的問題不是字，是詞。因此我們製造了很多詞，派生很多詞，主要是詞。詞量可以很多，字量可以不多。文字和語言游離有甚麼優點呢？優點是我們的文字，一個字的一邊是形聲字，主要是形聲字，其它象形會意的很少。形聲字佔大多數，一邊形，一邊聲，這樣就很有意思了。我們不要忘記中國文學是從文字發展的，《文心雕龍》有形文、聲文及情文三種。我不大同意他的講法，因為他的情文不夠的，這是文學上的問題，我不想在此討論，但他指出形文同聲文就很重要。文學上的形文就是以文字的形符來發展，聲文就是文字上聲符的發展。我們從形符聲符的雙軌發展，構成了文學的要素。形符到形文，聲符到聲文。形聲二者控制我們文學的發展，不懂形文聲文沒法談文學，不懂聲韻無法談詩歌。後來我們的文字發展成藝術品了。書法的發展就是從文字而來，所以今天我們都很喜歡書法。

大家以後可看我的書，書內有部份屬於古代文字的比較，當中我弄一點蘇美爾文，學一點阿卡德文，東西作個比較，也跟象形文字作個比較，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安特生一書的字母有差不多三分之二在我們的陶文裏找到，有可能不只三分之二，為甚麼會出現這個現象？我的書也不能統統解答，只指出這個現象。《漢字樹》最有趣的是一些關於Anatolia的材料，丁公村那些陶器。那Anatolia究竟是甚麼回事？Anatolia是古代的突厥，Anatolia一字從希臘文而來，意謂太陽出來，那就是東方，指今日高加索一帶。書裏有一個表，是我在外國找來的，原書乃別人不看的書，當時作者未有把這個材料說清楚，材料一大堆混在一起。從前我有一位朋友Mikami三上次男，原是做考古的，他來港跟我見面，說要到埃及去，因為那裏有一些中國的陶片，後來他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陶瓷之路》，描述埃及到中國的路。我就講到這裏，請大家多多指教。



《漢字樹》日譯本